

回憶一：

阿呆從很小就認得青蛙了。那時他還拖著鼻涕，和鄰居的孩子們成天的野草叢和田間。不過追青蛙的本領可不輸給那些小哥哥、小姐姐們。也記不得捉過多少的青蛙了——當然，那時他是分不清螞蟥和青蛙的，他太小了。有一次他向家人說：「明天晚上捉一隻青蛙，一下子就跑掉了。」好久好久以後，家人拿這句話取笑他時，他才知道把「昨天」「明天」弄混了。

抓到的青蛙，有的逃了，有的被玩得筋疲力竭後放走了，但很少有被處死刑的。小阿呆心地還是很善良的，雖然他好奇，頑皮。

有一次在游泳池畔聽父親說「那人游的是蛙式」，他不懂，父親再加解釋說：「就是學青蛙游泳的姿勢！」他懂了，但好奇心更重了。當天下午，他迫不及待地逮到一隻大青蛙，用繩子吊住一隻後腿，在附近的小水潭裏做了一次偉大的實驗——他看到了全世界最優美的蛙式表演！

阿呆抓蝌蚪的本領也是首屈一指的。他老早知道蝌蚪變青蛙的事。養蝌蚪是他小時候最大的樂事。蹲在水潭邊，睜大了眼睛等著；猛然雙手向水中一插，合起一掌的水，幾隻黑黑的蝌蚪在活潑地扭動著，這一刹那可真是他最快樂的時候了！收穫好的時候，滿滿一臉盆的水裏盡是跳動的黑點，有肥大的，有生了腳的，也有小得像米粒的。

說起養蝌蚪，阿呆是有著好幾年經驗的。遺憾的是，他從未親眼看著一隻蝌蚪變成青蛙。臉盆裏的蝌蚪，大多是早夭的；也有不少次是打翻了臉盆；更有「不見了」的——他始終懷疑它們在夜間變成青蛙，跳走了。——

有一次，阿呆養了一隻強壯的小黑點，幾天之後，它長出了後腳；又幾天，前腳也長出來了，後腿更粗，更長了。只需要退去尾巴，就是一隻小青蛙！阿呆興奮極了。有一天：他實在忍不住了。拿了一把小剪刀，逮起那四隻腳的小傢伙，「咔嚓」一聲，除去了它大半條尾巴，看上去不像青蛙，倒像縮著頭的小烏龜。但，那可憐的小不點兒不久就死了，阿呆不但沒看到它變的小青蛙

小青蛙的回憶

，還為這件事難過了好幾天。

阿呆童年的回憶是活潑的、跳躍的、活力充沛的——充滿了青蛙。幻想一：

有這麼一天。阿呆長大了，自己有一棟房子，屋子四周是個美麗的花園；最重要的，有個清澈的荷花池。池中盡是數不清的小蝌蚪，抖著小尾巴在來回的游著。各種各樣的青蛙，大的小的、碧綠的、暗褐的、花斑的，背上生著金色條紋的……在荷葉上蹲著，在水中游著，池邊的大石頭上跳著。黃昏時，一片蛙鼓，就像小阿呆以前在田間做野孩子時那種情調……

阿呆帶著她——他夢中那位美麗的姑娘——閒步池邊，青蛙在腳下跳開去，又蹲在不遠的石頭上看著他們。他們在池畔坐下，靜靜的看著荷葉間穿梭的小黑點。他輕輕掬起一把冰涼的池水，帶著幾隻驚慌的蝌蚪，又輕輕地把它們倒回池中。她被逗笑了。笑得那麼甜，那麼開心。……

回憶二：

阿呆對青蛙進一步的認識要到初中時候。生物實驗課要解剖青蛙！這新聞對那批頑皮不下於阿呆的初中男生來說，是相當轟動的。他們興奮了好幾天，終於到了這一個大日子。在實驗室，老師叫他們四個人一組，準備好了大頭針、蠟盤、解剖用具。說實在的，把一隻可愛的青蛙釘在蠟盤上開腸破肚，是他極不願意的。但他想想這是為了研究科學，我必須這麼做！其實，主要原因大概是不想被同學當做膽小鬼吧！

實驗室中秩序一直很好——直到青蛙發下來以後。幾個角落先起了騷動，有人去幫忙，於是不一會兒，整間屋子裏大亂了。一大群小男孩彎著腰追著，吼叫著，桌上、椅子上、地上，跳著許多呆滯的大青蛙。抓到的人在爭吵，跑掉的在追，不見的在找……只有一個人沒有叫，也沒有動手抓——那就是鐵青著臉的博物老師。

那次實驗，阿呆最後是做完了。他看得十分清楚，十分仔細，但最使他不能忘的是那兩個肺囊。在他剪開胸腔到下顎的部份時，它們漲大得像兩個氣球

，上面布滿了紅色的血管。阿呆幾乎可以感覺到這可憐的青蛙有多痛苦了。他當時真想發誓以後要善待所有的青蛙，以爲補償。

收拾儀器時，他看到旁邊一組同學正在受罰。原來他們一開始就把青蛙欄腰剪成兩段！兩截奇怪的東西放在蠟盤中，怪滑稽的。阿呆想笑，又不敢笑出來。趕緊回憶一下剛才的情形，好去寫實驗報告。

幻想二：

那是一所女生初中的博物實驗室，解剖青蛙的實驗。那情形如出一轍。當青蛙發下來以後，騷動轉眼傳遍了教室。尖叫聲此起彼落，老師臉色像青蛙。有一點不同的：跳著、逃著、在桌上、椅子上的、不是一隻隻呆滯的大青蛙，而是那些大領子的小女孩，被那些虎視眈眈的青蛙追著……。

回憶三：

進高中時，阿呆家周圍已經全部是柏油和水泥了，蝌蚪、青蛙再無法容身。他讀的高中校園是一片黃沙，更沒有青蛙的影子。於是整整三年，他只和青蛙接觸了兩次。

第一次是做青蛙骨骼的標本。爲了參加校慶成績展覽，老師說入選的要加分。爲了爭取這項成績，他特地花錢買了一隻大牛蛙。可惜抓青蛙時身手敏捷的阿呆，做起標本來可就笨手笨腳了。把煮熟的蛙肉挑去足足花了一整天，還弄斷了好幾根骨頭。最糟的是，泡硝酸時沖走了好幾粒脊椎骨，拼起來不夠長，只好把骨間的間隔加大混過去。漂白後，他還特地訂做了一只玻璃盒子把標本裝好。

繳去幾天之後，生物老師突然來一張條子找他。「入選了」！他想。迫不及待的跑去辦公室，老師正在等著。桌上果然放著他做的青蛙骨骼標本，那只玻璃盒可真漂亮呢！「這次校慶成績展覽，我希望大家要共同努力，把最好的東西拿出來，爲班上爭取榮譽」。老師先開口了。

「對！」阿呆心在跳著。

「你看，李大龍這標本做得多好！」

阿呆這才發現桌上另有一個標本，只是沒裝盒子。他感到有些不妙了：「唔？……」

「你這玻璃盒很漂亮，借給他裝一下怎麼樣？展覽過就還你」。老師終於說了出來。

阿呆氣炸了，他忘了那天是怎麼回答的。

第二次是做青蛙心跳的實驗，看酶怎樣影響生理過程。到底阿呆已經十七、八歲了，懂事了。他做得很仔細，觀察了主要的動脈、靜脈和心跳情形，才剪斷血管，取出心臟，精確的計數搏動的頻率。滴入腎上腺素時，心搏明顯地加快了。他很高興，一方面覺得自己在從事科學研究了，一方面自認爲能體會生命的神奇與奧秘了。

幻想三

後來阿呆在大學有三個好朋友，一個讀文學院，一個理學院，還有一個讀工學院。

有一天，阿呆竟看到他們三人高中時做青蛙心跳實驗的報告。

文學院學生：「一、過程：爲什麼人類都那麼殘酷呢？難道青蛙的生命就那麼不值得愛護嗎？爲了滿足這一點好奇，竟然使這麼多的生命平白的犧牲了。我眞爲人類的自私感到羞恥。這血淋淋的實驗……」。

二、結果：老師！真抱歉，我把青蛙放了」。

理學院學生：「一、過程：……（流水賬式長篇大論）」。

二、結果：……（一大堆數據）」。

三、討論：實驗結果不理想，誤差產生之原因在於儀器太舊」。

工學院學生：「一、過程：剖開胸腔，取出心臟，測心跳」。

二、結果：蛙死亡，心跳停止」。

阿呆考進了一個和青蛙毫不相干的系，大學四年中也難有機會接觸了。他現在常去釣魚。在魚兒上鈎的一刹那，那無比歡欣的感受，每每使他想起兒時撈蝌蚪的情景。